

— 坚 城 —

1943

(上·全2册)

徐晨达◎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V1

— 坚 城 —

1943

(上·全2册)

—— 出膛的子弹 ——

徐晨达◎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城1943: 出膛的子弹: 全2册 / 徐晨达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624-8744-9

I. ①坚…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6625号

坚城1943: 出膛的子弹 (全2册)

JIANCHENG 1943: CHUTANG DE ZIDAN (QUAN2CE)

徐晨达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田莉娜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总印张: 36.25 总字数: 631 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744-9 定价: 70.00 元 (全2册)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起先我把他当成镜子来着，功能就是可以用他来照出我自己的模样，看自己哪个地方真的需要修饰得更完美一些，但是慢慢地，照着、照着我发现，从镜面中跳出的是徐晨达，就如同童话《白雪公主》，皇后从魔镜中看到最美丽的女人完全就是公主。徐晨达这个二十三岁叫我姐姐的小男生，成了魔镜中那个让我羡慕、嫉妒、恨的人。

跟徐晨达认识，缘于参加首届无锡市残疾人演讲比赛。作为一个积累了一定演讲比赛经验的选手，当我坐在台下欣赏其他选手的表现，沉浸于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所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时，也习惯在心里悄悄地给他们打分，通过打分来衡量自己跟其他选手的差距，徐晨达那天是第二个上台。老实说，2号，对于一场比赛来说确实不利，内容在我个人听来也略显平淡，他走了很多残疾人稿件的老调，前面基本就是在叙述自己的“血泪史”，只是在最后快结尾时，他才显得激动起来，加快语速、声调高昂地告诉大家他从事网络小说写作，在17K、搜狐读书、铁血读书等多家网络小说网站发表过连载小说。当然，当时那些看起来令他非常自豪的东西，也令我垂涎三尺。其实让我十分羡慕的是，这个看上去完全是小男生的年轻人已经在2010年成功上架抗日军事题材小说《风云1939——滴血的刺刀》，而我还只是停留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些豆腐干的阶段。他的演讲最后一段，就在我的垂涎和羡慕中很快结束了。虽然同为码字爱好者，能引起我的共鸣，但是相对于演讲比赛，主题中所要求的阳光、积极向上的元素显少，而且他的语调略显急躁，加上不利的出场顺序，得分真的不会高。果不其然，最后他拿

的就是“安慰”奖。

巧的是下台后，他的轮椅就在我的座位前面。我结交写友的职业毛病犯了，打个招呼，嗨，码字的，我也是，然后，交换QQ，可以方便通过网络交流，相互激发更多灵感，更主要的是他演讲中提到的一件事也勾起了我多管闲事的嗜好，他说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已完稿，正在寻找出版方。而我刚好因为以前帮过老作家做过一些关于书本出版的琐事，而结识了从事出版的老师，加上自己长期以来和残疾人朋友交流相处，早已养成习惯，天下所有的残疾人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事如同自己的事，我乐意帮助他咨询。比赛中场休息期间，我们有了短暂的沟通和交流，他说他很羡慕我，有那么一段荣当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向导的经历，为所有残疾人争了光，当然我羡慕的就是他的书。他问我看他的小说吗？我很老实地回答，没有。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妈妈一边说今天刚好带了一套，一边递给我上下两册。我很激动，真的，自从加入市作协之后，感觉最大的好处就是每有要好的文友出书都会赠予一本，以便自己好好学习，同时每接受一本，自惭一回，如同身受鞭策。自己的书集至今为止，连影子都看不到，实在是惭愧极了。演讲比赛结束后，他把他第二本小说的底稿发给了我，现在我也成功地帮助他完成了出版的心愿。

翻看他的小说，我嫉妒至极，也令我匪夷所思，“1943年11月日寇第11军大举南侵，而位于沅江下游，为洞庭湖西第一大城，素有湘西谷仓之称的常德成为了日军首要的攻击目标”“希望依靠驻扎在德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原为临时配属57师指挥的第63师188团以及57师169团3营8连的数千兵力将户田部队击退”，纵观整篇：战役发生的历史时间、部队的番号、人物军阶、兵种、惯用武器等都描述得清清楚楚，战况布置有条有理。一个刚二十多岁的小男生，为什么会对军事历史、战争策略了解得如此透彻，以至于我脑海中，他就像战争片中一位亲临战场，

站在军事地图跟前，手挥小棒指点路线的指挥官，抑或“作战指挥沉着冷静、果敢坚毅的”少校参谋，而我这个柔弱的女人居然也会幻想成为小说中“善用大刀进行白刃战和近身格斗，曾经于白刃战之时手刃敌寇十余人的中尉排长”。好一个“冒着日军八挺九二式重机枪不断激射而来的子弹，有条不紊地架设山炮，装填炮弹，狠狠地命令道：发射！”，并且他的作品也顺应了近年来才不断浮现的，反映国民党抗日战争的历史。一部反映真实的军事历史小说，能让人读完后如此痛快淋漓，真正算得上妙不可言了。那从侧面折射出作者对史实的尊重，以及对这些军事知识的积累所花费的精力，作风刻苦、要求的精致完美就更勿容置疑了。

对于他和他的小说，我有着和爱问魔镜的皇后相同程度、不同目标的恨，皇后嫉恨的是公主，而我痛恨的是我自己。交谈中，我告诉他，因为工作、生活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琐事，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作品，心里其实很清楚，琐事是自欺欺人的理由罢了，自己的心不能沉静下来，加上自身的惰性才是真正的原因。他却回道：“要经常练练笔的，要不，怕是真的容易退化的。”更是说：“其实每天能坚持一两小时就好了。”相互的影响和年龄的差异成了反比，他成了我这个大姐姐的导师。我对我自己的痛恨真是理所当然了。

怀着以上这些羡慕、嫉妒、恨，真诚地奉上两句凡人俗语，一是祝福小弟徐晨达和我的身体都能无恙，二是祝愿他的新书可以得到更多的肯定和热爱，也奉劝自己要努力进取，争取能早日实现新书上架的梦想，只要不是白云的“月子一、月子二”就好！

2012.9.18

写于小弟徐晨达告之新书通过终稿之日

目 录 | CONTENTS

序 章	001
第一章 夫妻诀别	005
第二章 撤离南下	011
第三章 常德上空的激战	018
第四章 紧急作战会议	028
第五章 以正合，以奇胜	035
第六章 唇枪舌剑	041
第七章 人道主义精神	048
第八章 招兵买马	055
第九章 如虎添翼	065
第十章 十虎将	075
第十一章 强行军	088
第十二章 扼守徐家湖	095
第十三章 百战成钢	103
第十四章 蛰伏的眼镜蛇	113

第十五章	残酷的前哨战·····	120
第十六章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130
第十七章	雷霆一击·····	146
第十八章	千钧一发·····	162
第十九章	猛虎下山·····	172
第二十章	稍作休整·····	182
第二十一章	马不停蹄，再踏征程·····	192
第二十二章	转战河伏山·····	205
第二十三章	夜幕下的鏖战·····	215
第二十四章	空中恶魔·····	225
第二十五章	鹰击长空·····	238
第二十六章	极限救援·····	251
第二十七章	声东击西·····	261
第二十八章	瞒天过海·····	271

序 章

1943年12月7日晨5时30分，常德南城。

天还未大亮，但东方已然出现了鱼肚白，城南的沅江在朝阳的照射下泛着波光，好似一条玉带蜿蜒曲折环抱着常德城。但沅江北岸的常德城内此时此刻却是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整座城市死一般的寂静。

国军少校“眼镜蛇特战小队”队长凌观海趴在一堵倒塌了一半的砖墙后，遍地的残砖碎瓦以及跟前的残垣断壁很好地隐去了他的身形。冬日的空气干燥而又浑浊，带着刺鼻的硫磺味、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味以及木材燃烧产生的焦糊味。凌观海率领的十人特战小队“眼镜蛇”的成员在连续一个月的激战中不是阵亡就是失散了，更糟的是整个常德城仅剩的数百守军也已弹尽粮绝。就拿凌观海来说，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进食，仅剩的一些淡水也在昨天早上喝完了。一天下来水米未进，使得他的嗓子干渴得好似粗糙的树皮一般。饥饿、干渴、疲劳，加上浑身的伤痛让他有些神情恍惚起来。

朦胧之间他好像又回到了城西的家中，家里有张八仙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子牵着一名小女孩的手笑吟吟地站在堂屋的门口，迎接着他的归来。一个月前，他就是在这屋子里陪自己的妻儿吃完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将她们跟其他的难民一起，送上了南逃的渡船，他对她说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会去长沙接她们母女回来……

“队长，队长你醒醒！”神情恍惚间，凌观海突然觉得自己的肩膀被人猛地推了两下，他猛然睁开了双眼，却看到副队长张扬蹲在身边，一脸担忧地瞅着自己。

凌观海连忙用破烂的、满是血污的军服袖子擦了擦脸，挥了挥手示意没事。这几天以来，尤其是断水断粮后的这三天，他和张扬两个人已经眼睁睁地看到不

下五名士兵就这么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转过来，也难怪张扬看到自己趴在那里一声不吭会如此紧张和担忧。

“队长你脸色不太好，一天多水米未进不说，都已有两天多没合上眼睛了，现在鬼子退下去了，要不你抓紧时间先眯一会儿，我给你盯着，等一会儿你来换我。”张扬看着凌观海一脸疲倦的模样，又扭头看了看这个临时“阵地”前满是弹坑瓦砾的街道，发现没有敌军的影子，于是提议道。

“好吧，我先眯一会儿，十五分钟后换你，有什么情况记得叫醒我。”连续激战了三个昼夜，加上一天多水米未进，凌观海确实有些顶不住了。

“放心！”

常德城内原有的那些街垒、暗堡、水泥碉堡、机枪掩体早已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被敌我双方的枪炮完全摧毁了，加上连日来日军火炮和战斗机的不断轰炸，城内的民房也已经倒塌得所剩无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仅有几座屹立不倒的两层建筑也是浓烟四起，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凌观海和张扬藏身的这条街道原先是跟南北主干道平行的，往北可以直达57师师部所在地中央银行，往南可以直达南门码头，但现在却已经被倒塌的残砖碎瓦填满堵塞。凌观海和张扬三天前被指派率领一个班驻守于此，用碎石瓦砾在断壁残垣上修筑工事，但经过三天的激战，此时已经死得只剩下他们两人了，在数米之外倒着七八具残缺不全的国军士兵的遗体，更远的地方则倒着更多的身穿土黄色军服的日军士兵的尸体。

鬼子自从昨天中午之后就没在这条街道上露过面，但凌观海和张扬都清楚，那些该死的小鬼子绝没有离开，两人都能感觉到来自敌人的压力。张扬不禁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那支中正式步枪，尽管此时弹夹里只剩下四发子弹了。

凌观海刚刚眯上眼睛不足五分钟，街尾那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喊叫声。那喊叫声有日语也有国语，其间夹杂着三八大盖和歪把子的射击声，紧接着是两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这么大的动静就算是聋子瞎子也能发现了。张扬提起步枪推醒一旁的凌观海，却发现凌观海早就无声无息地醒了过来，睁大了眼睛盯着两百多米之外的街尾。

“看看再说——”凌观海抓起了自己的那支中正式步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街尾方向，枪声由远及近，似乎距离他们两人藏身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这时忽然有两个人影从街尾转角闪了过来，紧随其后的是五个端着步枪的日本鬼子。凌观海和张扬的心猛然一紧——五名鬼子正在追两名手无寸铁的国军士

兵，步枪弹“嗖嗖——”地从两人的身旁穿过，打在临街两侧的砖墙上。

张扬一拉手中步枪的枪栓，将一发子弹上膛，对身边的凌观海说道：“队长，你在这儿掩护我，我上去救他俩！”

凌观海一把拉住张扬的胳膊：“我去，你留下掩护！”

“这都啥时候了，争个卵蛋啊！我的枪法要是像你那么准，我早留下了！”张扬说完提起步枪，背着他那柄沾满了鬼子血迹的大刀就蹿出了临时工事，他没有直接迎向追击而来的日军，而是很巧妙地利用断壁残垣和瓦砾堆隐藏自己，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一大堆依然在冒着浓烟的瓦砾堆后。

凌观海脸上的肌肉因为紧张而在不断地抖动。接近两百米的地方，那五名鬼子表情各异，凶狠、狰狞、嘲弄、疯狂、嬉笑，没有丝毫正常人的意识……两名国军士兵满脸是血，身上的军服残破不堪，一名较为年长的士兵伸手拉住了身后那名较为年轻的士兵的手，几乎是在拖着他一路狂奔。那名年轻士兵的左腿显然受了枪伤，整条左小腿鲜血淋漓，无力地一瘸一拐着。凌观海一拉枪栓，将一发7.92毫米子弹上膛，睁眼看着，他一动不动，强忍着开枪的冲动，他在等张扬率先出手。

就在那两名国军士兵经过一堵矮墙的时候，藏身其后的张扬突然冒了出来，他手里的中正式步枪枪口吐出了一道炽焰，冲在最前头的一名日军士兵口中弹，向后便倒。几乎张扬枪响的同时，凌观海手中的步枪也开火了，另一名日军士兵眉心中弹，后脑勺上腾起了一股血雾，被子弹带着向后直挺挺地倒下。

张扬一枪得手，来不及拉动枪栓将其余的子弹上膛，就直接抛下了手中的步枪，抽出了背上的大刀。由于距离只有两三米了，双方都来不及开枪，剩下的三名鬼子怪叫着从三面扑上，手中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齐齐突刺，向着张扬的腰腹部直刺而来。张扬不退反进，刀背在其中一柄刺刀上狠狠一磕，那柄刺刀贴着他的左肋穿过，除了带走一片军服上的布条，没有伤到他一丝一毫。反倒是那个持枪的小鬼子被他反手一刀从左肋砍入，经过左乳直达前胸。但中刀的鬼子临死之前死死地抱住了他，他没法把手中的大刀抽出来，也没法转身闪避另外两柄刺刀。

“我操！这下玩大发了！”张扬心一下揪紧。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枪响、一声怒吼同时响起。那两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着张扬腰眼狠狠刺去的鬼子一个脑袋中枪，一个突然栽倒，两柄上了刺刀的步枪牢牢地扎入了张扬脚边的瓦砾堆里。张扬一把将抱住他的死鬼子扔到一

边，回头一看，只见那名年长的国军士兵和那名跛脚的年轻士兵正状如疯虎一般骑在一名鬼子兵的身上，年老的士兵左手青筋暴起，好似一只铁箍一般牢牢地摁住摔倒在地的持枪鬼子，右手捏一块钵盂大小满是尖利棱角的青石砖一下一下冲着鬼子头面部猛砸，那名现在已经被砸得脑袋变形、脑浆迸裂的鬼子就是被他抱住腿一下掀翻在地的。

“快走，鬼子小队上来了！”凌观海冲着三人大吼。四面都在响枪，大多数是三八大盖、歪把子和九二式的射击声，只有几声中正式和捷克式的射击声夹杂其中，枪声在往这边靠近，看来日军小队听到了这边的枪声，开始往这边收拢上来了。

“还能不能动？”张扬俯下身来，询问那名跛脚的年轻士兵，年轻士兵脸上又是血又是泥，左腿上鲜血淋漓，浑身满是血痂。

就在他蹲下身子的一刹那，街角转口，一支三八式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慢慢地瞄准了他的后心……

第一章 夫妻诀别

1943年11月14日，湖南常德。

14日当天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虽然已经是初冬时节，但湘北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的，如果穿着棉袍子跑上一阵的话，不免会微微地出一身汗。由于冬日昼短夜长，只不过4点钟的光景，太阳却已经倾斜到了城市的西边。西边天际下密布着好似层层鱼鳞般的云彩，逐渐把那一轮红日遮掩了起来。那鱼鳞阵之中的红日好似心有不甘，努力从云层的缝隙之中透出了一丝丝金黄色的温暖的阳光，给层层叠叠的鱼鳞般的云层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边。随着太阳慢慢向城西的山后头落下，这云层也从金黄色变成了橘红色，不一会儿又从橘红色变成了血红色。那妖艳的红云好似飘散的血雾一般，似乎预示着某种不吉。

冬日白天短，只不过片刻工夫，夜幕就开始从东边的天际向着四周慢慢扩展开来，那片红云在太阳的映衬之下，给其下的常德城笼罩上了一层耀眼而又诡异的鲜红色。但是常德城里的普通百姓此时此刻却没有丝毫的闲情逸致停下脚步，驻足观赏这奇特的天象。根据情报，日军集结了重兵正兵分三路大举南下，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这座作为湘黔粮仓的常德城。11月初进驻常德城的57师师长余程万根据形势判断，守城一战不可避免，民众没有必要作无谓的牺牲，于是跟常德县政府协商，将全城居民全部迁出。11月15日，是民众撤离疏散的最后一天。57师师部和常德县政府已再三地贴出布告，城里不准留下任何一个市民。所以大撤离的倒数第二天，准备遵照指令撤出常德城，向南疏散的民众们或者正在家中吃着最后一顿团圆饭，或者正在收拾金银细软，给自家的房屋的门窗装钉上防盗的木板，为明日的撤离做着准备。

城中民居屋顶上的烟囱里陆陆续续地飘出了几缕青烟，不知道这些飘出青烟的人家在大战之后还能有几户幸存下来。寂静无人的街道上，一个三十出头的身

材挺拔的青年军官，穿着整齐的军装，神情严肃地一路小跑着。他的头顶不时有三三两两归巢的乌鸦飞过，其中一只乌鸦用嘶哑的嗓子鸣叫了两声“苦啊——苦啊——”

那名军官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剑眉一挑，抬起头来望了望南飞的群鸦，皱了皱眉头，狠狠地啐了一口，暗骂一声：“呸，出门就见乌鸦，真晦气！”就在他停下脚步的一刹那，城里不知何处传来了一阵军号声，立刻让原本萧条寂静的街道笼罩上了一丝严肃的气氛。那名青年军官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服，他胸前的佩章，第一行横列着“虎贲”二字，其下注职位姓名：少校参谋凌观海。他整理了一下仪容，重新小跑了起来，脚上穿着的厚重的皮鞋踩在青石板路面上，哐哐作响。走到一座临街的小院门前，他止住了脚步，伸出手来，用力地在封了一半的木门上拍了三下。

“谁啊？”里面的人的问话带着一丝警惕。

“是我。”凌观海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听到了凌观海的回答，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身影迅速地迎了上来。出来的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个子不高，身形也很娇小，皮肤还有点泛黄，似乎有些营养不良，鹅蛋般的脸蛋上长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乌黑的长发在脑后一根红头绳扎成了一根长达腰际的麻花辫。她穿着一身桃红色的棉布袄和一条黑色的棉裤，袖子和裤腿上打着水蓝色的补丁，显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那个小姑娘一看到站在门口、一脸微笑的凌观海，立刻飞奔了上去，拉住了凌观海的胳膊，冲着屋里兴奋地大喊道：“妈，妈！爹回来了！”

凌观海看着自己的女儿凌晓婷那兴奋的可爱模样，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笑道：“好了，好了。外头风大，我们赶紧进屋里头去吧。”凌晓婷拉着他的一只手，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连忙跟随父亲一起向里屋走去。一路上晓婷看着久未谋面的父亲，显得格外的高兴，好奇地问道：“爹，你今天回来，是要跟我们一起向南撤离吗？”

凌观海伸手握了握晓婷那纤细而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摇了摇头，笑道：“爹爹我是师部的参谋，现在小鬼子还没有被打退，怎么能后撤呢？”晓婷听了这句话，微微有些不满地嘟起了小嘴，正想要在父亲面前撒撒娇。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名身穿洗得发白的青布棉袍的女子，约莫三十岁，穿着一双黑色的棉鞋，乌黑的头发在脑后剪成了一个半月形，显得自信而干练，周身上下不带一丝一毫的俗气，可见她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

她一看到牵着女儿手的凌观海，先是微微一愣，随即脸上就飞起了两朵红晕，虽然心内已然是欣喜无比，却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口吻，淡淡地说道：“观海，婷婷她一直盼着你回来，指望着全家能在撤离之前一起吃顿晚饭，如若是依着我，今儿个早上就该收拾停当，中午之前就该走了。现在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吃，赶紧进屋里来吧。”

凌观海一手牵着女儿晓婷的手，一手却紧紧地握住了那个女人纤细而修长的手，感觉好似握着一一条光滑的白鱼，心里确实美滋滋的，略带抱歉却又饱含深情地说道：“霜华，委屈你们娘儿俩了！”

说着话一家三口走进了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早已经摆上了三副碗筷，桌子的两个对角上各点燃了一盏菜油灯，微弱的灯火在随风起舞，使得映射在墙上的人影也跟着舞动起来。

凌观海拉着女儿晓婷在一张长凳上坐下，霜华立刻递上了一杯温开水，温柔地问道：“今儿个师部的人不是在帮忙疏散群众吗？你怎么会有空回来吃饭？”

凌观海感激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清水，润了润干渴的嗓子，这才缓缓地说道：“今天师部所有当值的参谋、文职人员都上街帮忙协助县政府和工兵营疏散百姓，劝他们撤离了。我从清晨四点开始一直忙碌到现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师座见我辛苦，算是特别通融，允许我休息两个小时，让我来陪你们娘儿俩吃撤离前的最后一顿饭。”

霜华听了之后，神色显得有些忧郁，低声说道：“这几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这右眼皮老是跳个不停，老话说‘左眼跳福，右眼跳灾’，这话我本是不信的，但现在正是非常时节，我还是特别担心你，你可千万要小心！”

凌观海看到自己的爱妻林霜华秀眉紧蹙，一脸忧心忡忡的模样，连忙伸出手来，轻轻地握住了妻子那因为担惊受怕而略显冰冷的白皙玉手，以示安慰，从容地说道：“没关系，我们只是暂时分别罢了，你们娘儿俩先去长沙你娘家暂住一段时间，等我们击败了南下侵略的日军11军之后，我就会去接你们！”

凌观海见妻子林霜华依旧没有放宽心，再次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微笑而又坚定地说道：“不管你的预感是真是假，都没有关系。做军人的从来无忌讳‘死’这个字，从我二十岁当兵开始，这十五年来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当兵的人如果还畏首畏尾，贪生怕死，是绝不会有出息、有作为的！这样的人只会玷污自己身上的那一身军服！”

林霜华听完丈夫的这番豪气干云而又发自肺腑的话之后，心底似乎踏实了不少，她自嘲地笑了笑，说道：“我确实是多虑了，你一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出色的军人，我坚信你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安然无恙。这回我们只是暂时分别，战斗一结束，你就去长沙接回我们母女。”

“好的，等这一仗过去了，我就坐车去长沙接你们，顺便我们一家一起陪岳母大人过新年！”凌观海郑重其事地说道，说完之后他使劲吸了吸鼻子，看着桌子上那两大碗腊肉和咸鱼，赞叹道：“这腊肉和咸鱼好香啊，我都等不及了，开饭开饭！”

团聚的欢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凌观海一家围坐在饭桌前，吃着撤离前的最后一顿饭，聚少离多的夫妻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贴心话。就这么着，不知不觉已是离别时分。堂屋里的那台老式挂钟不合时宜地“当当当——”响了六下，凌观海适时地放下了手中的碗筷，抬头看了一眼挂钟显示的时间，他还记得这台德国产的老式挂钟是自己升任师部少校参谋的时候，师长余程万亲自赠予的，代表着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荣誉，想不到此时此刻它却成为离别的标志。

凌观海看到挂钟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他放下了手中的碗筷，站起身来，重又戴上了军帽。他这一连串的动作给了依旧沉浸在团圆喜悦之中的林霜华母女很大的震动，两人明白已经到了暂时分别的时刻，彼此对望了一眼，内心深处似乎都有千言万语想要对凌观海诉说，但是看到凌观海那毅然决然的态度，母女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默然。她们只是同时放下了手中的碗筷，沉默着站起身来，饱含深情地将凌观海送出了门口。

门外已是漆黑一片，冬夜的天气终究十分寒冷，一阵阵的寒风呼啸着沿着街道袭来，发出了好似破风箱一般的“呼呼——”声。头顶上南飞的大雁们发出了“哑哑——”的怪叫声，显得异常的孤寂。一家人在此情此景之下分别，凌观海夫妇俩的内心更是无比的惆怅。

他们所生活的常德市，原先是个热闹的湘北大城市。抗战爆发之后，虽然经历了日军的多次轰炸，曾经也萧条过一阵子，但自从宜昌沦陷之后，这里成为了前往西南大后方的一条必经之路，往来商贾、军队频繁，又慢慢地重新繁荣起来。往常时节，五点过后，城里依然是灯火通明，沿街商铺也都是照常营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林林总总都能在城内找到，市民们也乐于逛逛夜市，人声哄闹，整座城市显得热闹非凡、生机勃勃。

但是自从南下的日军步步进逼，湘北的一些城镇相继沦陷之后，这座生机勃勃

勃的湘北重镇逐渐地衰败了下去。在得日军11军即将南下，57师下达了全城撤离的命令之后，原本热闹非凡的城市更是被大大地改变了。天地之间似乎只有无休止的风声以及从城东的洞庭湖飞来的孤雁的哀鸣声，除此之外，整座常德城就没有一丝多余的声音了，全城好似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听着头顶上那凄凉的雁鸣声，让离别在即的凌观海等人内心更是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凌观海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之下，走到了巷子口，虽然内心沉重无比，很不好受，但他依然强颜欢笑着对林霜华说道：“我现在要回师部去了，明天你们去南门外的码头坐工兵营的渡船过河，我可能没办法前去送你们了，你们母女俩多多保重。”

林霜华默默地点了点头，这个坚强的女人尽管双眼已经泛红，泪水已经在眼眶之中打转，但终究还是咬牙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凌观海又蹲下身子，摸了摸女儿凌晓婷的脑袋，慈爱地问道：“晓婷，你害怕吗？”

凌晓婷下意识地点了点头，随即猛然醒悟过来，又急忙地摇了摇头，大声说道：“不，只要有爹在，我一点都不害怕！”

凌观海听罢哈哈大笑，慈爱地摸了摸小家伙那桀骜不驯的小脑袋，赞赏地说道：“好好，不愧是我凌某人的女儿！你一路上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调皮捣蛋，到了长沙姥姥家也要努力学习，不能稍有懈怠！打完这一仗，爸爸就去接你们。到时候我们一家一起去爬太阳山，好不好？”

“嗯！”晓婷使劲地点了点头，开心而又充满期待地回答道。

凌观海重又站起身来，对妻子林霜华说道：“霜华，我就此告别了，祝你们一路平安！”然后“啪——”地敬了一个军礼。

林霜华和女儿晓婷站在巷子口的一根电线杆下，林霜华低低地喊了一声：“观海——”眼泪终究还是没有忍住，泪水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不争气地夺眶而出。林霜华的肩头耸动着，强忍着不哭出声来，哽咽着嘱咐道：“所有的一切我自会打理妥当，你无须担心，万望你保重自身，为国除敌，努力杀贼！”

凌观海郑重地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爱女，突然转过身去，毅然决然地就此离开。没有犹豫，没有纠缠，厚重的方头皮鞋踏着路面上的青石板，一路“啪啪”，显得坚毅而果敢。接连走过好几条巷子，都是黑咕隆咚，寂静无人。凭着对常德城区的熟悉，凌观海没费多大劲就拐上了城里的主干道，东门那里还有几户临街的人家亮着灯光，估计也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度过这个大